

文史资料精选

(第四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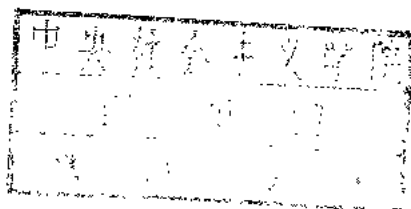
K250/1.53 79299

文史资料精选

(第四册)



200213429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曹锟贿选总统前后…………… 王 坦(1)

齐卢之战纪略…………… 马葆珩(14)

齐卢双方的主要人物和实力——战争的
原因——齐卢两军的部署和战斗经过
——孙传芳入浙和卢永祥下野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

经过…………… 何柱国(31)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宁 武(64)

二次直奉战时阎锡山与直奉皖军阀的勾

心斗角…………… 周 玳(71)

直系代表顾祥麟的活动——皖系代表张
吉士的活动——奉系代表于国翰的活动
——阎锡山自己的算盘——直奉战争爆
发后阎锡山的动态——出兵娘子关，阻
击吴佩孚——踌躇满志，乘机扩充实力

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 于立言(89)

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 傅兴沛(93)

13
奉军之备战活动——奉军兵力和作战计划——战争经过

直系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王维城(102)

直系内部的矛盾——直系的后方情形
——直系的军事布置——奉军的进攻
——冯玉祥反吴团体的组成和回师——
直系的溃败

冯玉祥北京政变……鹿钟麟 刘骥 邓哲熙(117)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鹿钟麟(146)

国民军倒曹之真相……李仲三(176)

驱逐溥仪出宫……吴锡祺(180)

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曹之杰(184)

国民军进入兰州的事先准备——清除李
长清、包玉祥——消灭张兆钾、孔繁锦
——国民军在甘的措施

阎锡山参加直奉反冯的经过……周 玳(197)

战争前夕吴、张、冯的代表纷纷前来拉
拢阎锡山——假借名义进军京汉线——
与国民军在晋北的战斗——国民军的失
败及晋军进驻察绥

国民军南口战役亲历记……张 樾亭(213)

国民军的战略方针——在南口设防及在
晋北进攻的部署——西路军作战的情况
——东路军的奋战及其撤退

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 李炳之(228)

再起前之酝酿——改弦易辙，联奉反冯
——日暮途穷，终于溃败

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间的

活动…………… 黄应乾 陈祖武 刘克俊(245)

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 杨文 恺(273)

多方联络，积极备战——一战成功，组
织五省联军——反对段祺瑞，企图捧张
謇上台——江西惨败，投靠张作霖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邓汉祥(283)

我同段祺瑞接触的开始——张作霖与段
祺瑞之离合——段祺瑞对我的信任——
我所知道的安福国会——段组织临时政
府和同国民党破裂的经过——执政府成
立首先设置两个委员会——段执政时我
所经历的一鳞半爪——段同张冯的冲突
及其内部亲信的矛盾

张宗昌兴败纪略…………… 王翰鸣(301)

张宗昌投奉经过——与郭松龄的一场争
吵——日本人代拟的作战计划——直奉
战争时张部作战概况——收编直军扩充

部队——大军南下的阴谋——督鲁种种
——八里洼鏖战，李景林求援——直鲁
军二次下江南及其失败——撤出山东，
滦州复亡

马福祥事略…………… 田生兰(328)

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 任启圣(336)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黄伯易(346)

东南大学的“自由讲学”时期——梁启
超的充沛精力和学者态度——为学的兴
趣与精神上的苦闷——在“自由讲学”
围攻中的梁启超——梁启超在南京支那
内学院——最后的一面

我所知道的北京理门情况…………… 张国祿(359)

理门起源的历史传说——理门的道门化
——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之成立及其
投靠口伪情况——北京各理门公所的概
况——点理仪式——理门公所的敛钱、
迷信活动——公所的领众和道亲的品级
——其他

我家受戒的经历…………… 全信(379)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 包尔汉(391)

我的故乡、祖国——帝俄籍商在新疆
——在革命动荡中的两件事——铁木耳

起义——艾买提起义——援助阿尔泰和新疆的统一——三堂宴会上的凶杀——白俄窜扰新疆及其覆灭——宣场的巍峨和上帝庙里的“庄严”誓词——1928年前新疆同苏联的关系——杨增新这个人——樊耀南其人和杨增新被刺前后

临城劫车案始末…………… 万伯龙(516)

兖州管区的军队和匪众概况——临案发生前几年的剿匪情况——劫车案爆发和经过——孙美瑶的被诱杀

一九二三年的临城劫车案…………… 方椒伯(540)

曹錕贿选总统前后

王 坦

一

曹錕在清末当了多年第三镇的统制，尤其在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时候，弄了许多的钱。后来每到曹錕生日的时候，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前来祝寿。慢慢地，就有人奉承他，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接着就有人说“大帅愿意当总统”。

有一天我在秘书长王毓芝（兰亭）的屋内闲谈，王承斌（孝伯）忽然对我说：“养怡（我的号）是很有主意的，能不能把这—个疑窦给我们打开？”我说：“什么呀？”王承斌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是当得当不得，当好不当好呢？”我说：“那就得看是为着什么。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钱无用处，老了不愿意干了，买一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此决心，可以当。无此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焉得有好的呢？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我说这话，好像是不愿意

曹锟当总统似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曹锟要当总统，并且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淼尘等200多人了，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组织了一些人领头活动。这几个活动地点，一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岱青；一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蒙族）；一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钦宇等。

某一天，我在顺治门里油房胡同一号王毓芝屋里坐着闲话，忽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直隶议员谷芝瑞（霭堂），一个是山东议员史刚峰，他二人说话完全是要打倒吴景濂的意思。我心中暗想：“这吴景濂倒不得，若他真倒了，我们办大选就不好办了。”谷、史二人刚走，我就向王毓芝说：“咱们这个事情一年多了，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急不如快，我看还是快些好。”王毓芝说：“谁说不是呢！孝伯（王承斌）、子玉（吴佩孚）全和大头（指吴景濂）商量不好。怎么办呢？”我说：“他二人商量不好，我去未必商量不好。大头这小子怕老婆，他的老婆怕我。我去十分可行。”王毓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得打电话问他在家没有。”我打通电话一问，吴恰巧在家，就约定在家等我。我就坐着王毓芝的车子去了。

当时吴景濂住在小麻线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几句闲话，我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就说：“大嫂，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我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人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乘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

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一个官。你看好不好？”接着我又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一个总统当，买个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生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事情我们都已预备好了，明天我把参谋长和秘书长领来，和大哥一见面，就等于曹锟本人和大哥见面一样。这事就算定妥，随便您哪一天开会，这事就算完成了。将来给钱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都不管，归孝伯一人经手。好在孝伯从小时候就出入你家，已非一年，你们是如同一家人一样。”吴夫妇俩听完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儿就说：“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呆了一会儿，我告辞出来，并说：“明天我就把熊、王两位领来和大哥见面。”我由吴家回到油房胡同，就要王毓芝叫保定电话。熊炳琦（润承）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他说：“兰亭别挂，等我报告大帅（指曹锟）一声。”不大一会儿，熊说他报告过了，并说大帅要我当天晚上去天津和四爷（指曹锐）见面。这话我明白，就是让我再向曹锐报告一遍的意思。

当天晚车我到天津见了曹锐，并即赶回北京。第二天12点以前，我到油房胡同，等着熊炳琦来同王毓芝三人一齐吃午饭。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小麻线胡同一号吴宅。熊、王、吴三人见了面，谈得很圆满，晚车熊就赶回保定。于是我经手的人我送钱，并通知大家谁经手的谁送钱。（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只是送钱的事情就办了六七天，但谈到选举这正经的事情，

都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40万，其他每人送给5000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5000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

后来冯玉祥倒戈时，把曹四抓去，要他拿出钱来。曹四拿不出来，说钱从前是有的，都被三爷买总统用去了。冯不信，逼着他要，曹四竟服毒而死。曹锟当了一年的贿选总统，下台后活到73岁才死。他的姨太太九思红给他生的一个儿子，听说解放以后在天津某饭店门口给人家擦皮鞋为生。

二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出关以后，即处心积虑，筹划雪此一败之耻。而直系则因胜而骄，自认可以高枕无忧了。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了大总统。吴佩孚日渐专横，妄想武力统一全国。他部下的将领，有野心的因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无大志的则奢侈淫佚，吃喝玩乐。这时直系内部是互相排挤，矛盾重重。这就给奉张造成有利机会，准备待时而起。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认为时机已至，一面通电支援卢永祥，一面进兵榆关、朝阳，窥伺关内。9月17日，吴佩孚受曹锟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对各将领作军事上的部署。冯玉祥奉派为第三路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

10月22日，顾维钧约我和孙润宇（字子涵，江苏人，国会议员）、米振标（热河督统）等人到他家吃晚饭。在席上，孙润宇用警告的语气对我说：“注意呀，冯玉祥这人靠不住，

不应当叫他带队伍到前方去。”我当时对孙的话很不以为然，就不加思考，冲口而出地说：“这一桌吃饭的人都靠不住，冯玉祥也不至于靠不住。”孙听了之后，默然不语。旁人也都没搭腔。我随即感到我这样说话有些失礼，就拐弯说了些笑话，才把这个场面敷衍过去。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就看到街上都是佩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军队，这才知道冯玉祥已于昨夜班师回京，通电“主和”，与奉张共讨曹吴，并已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里了。我立时想起昨天晚上孙润宇所说冯玉祥靠不住的话，觉得自己真是太没有知人之明了。

我对冯玉祥的认识，是英明机智，治军有方。在曹锟贿选总统时，我和冯经常见面，感情很好。关于他的事，我能帮忙的总是尽力帮忙。他和吴佩孚意见不合，是由河南开始而逐渐尖锐起来。冯任河南督军时，曾到保定见曹，我适在曹处，见他痛哭流涕地向曹诉苦说：“吴玉帅压迫我，弄得我不知怎样办是好，看样子他是要缴我的械。”曹说：“不会，他怎能缴你的械？既然你俩不和，我另给你想办法，你上我身子后头呆着去吧。”不久曹就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带队移驻南苑。冯对曹很感激，一直表示竭诚拥戴。因此我决不疑他有倒曹吴的计划，更没有估计到他竟与奉张订有共讨曹吴的密约。

曹锟被囚后，我很关心他的安全，当即去到总统府，通过重重警卫，到了延庆楼，见到一位冯部的营长（姓名已忘记）穿着便衣陪伴曹锟坐在那里。曹的神态很镇定，看我进来，徐徐地对我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捆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什么说的。”听他的语气，大概认为我也是倒他的一份子了。但我当时不便申辩，向他安慰了一番就告辞出来。曹锟从那时起，便由冯所派的

营长与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交通和通信机关也都有冯的部队驻守，曹与外界基本上断绝了联系。

三

之后，我从各方面断断续续了解到这次政变经过的一些情况。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日深，而曹锟的一些亲信有时对冯也加以排斥（如冯因请领军饷常受到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清刁难）。这种种矛盾都给奉张以可乘之机，奉张就通过各种关系，派人与冯拉拢，使冯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吴。我所认识的郭瀛洲、张树声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两个人。郭瀛洲是张的亲信旅长，数次来京，都是来去匆匆，还曾在我家（后门沙井胡同）住过三次，我始终不疑有他。有一次我曾问他：“你来北京有什么公干？”他说：“我想做一笔买卖。”我迫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就含糊其辞，不愿明说。当时我猜他一定是在贩卖烟土，也就没往下再问。

冯玉祥因与张作霖已有勾结，所以在奉命出师讨张以后，借口筹措军需、修理军械，故意延宕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是前进三四十里的路程。他到达滦平，就停止不再前进。几天以后，他得到东线彭寿莘部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便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19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潜行回师北京。因为他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又是与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等共谋，所以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北京。当由鹿钟麟派兵一营包围总统府，把曹锟囚禁起来。

这时，北京的军政要人如王毓芝、陆锦等人，都躲到东交民巷托庇于使馆界了。我想，大局如此，怎么办呢？因王

承斌也曾任“主和”的通电中列名，我就拿着刊有主和电文的报纸去找王承斌，并埋怨他说：“你们这样干法，是打算怎么着？说给我听听吧！”王说：“我也不知道。焕章（冯玉祥号）想怎么办，就让他办去吧。我也管不了。”我说：“通电有你的名，你能说不知道吗？”王说：“我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事情到了现在，就都不用说了。”

我左思右想，认为应先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一天，我到王毓芝家里（崇内大土地庙），问知王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就去找他。当时陆锦、潘矩楹也在座。我说：“互杀乱斗，还不都是为了逞英雄，争地盘。焕章这样做，也是干不好的。我想应当先设法使总统恢复自由，给他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而后平安下台。你们看怎样？”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都表示同意。经过研究，认为只有走张作霖这条路，别无办法，王毓芝并催我赶快设法进行。我又探询了一下靳云鹏的意见，靳也颇以为然。我遂到公府见曹锟，把替他转圜的意思悄悄说明。曹沉吟了好久，才对我说：“只要赚回面子，我就很满意了。反正大总统的命令在你们阎手里拿着，你们瞧着办去吧！”这天曹并告诉我，在他被囚禁的次日，孙岳曾去看他，给了他两万块钱零用，并说孙在和他说活时，还哭了一场。

隔了几天，我去到沈阳，因与杨宇霆是同学关系，就去找杨。一见面，我就说：“一战雪耻，可以休矣。国事如何，愿听明教。”杨说：“我们仍在计划向南进兵，非剿他（指吴）的老窝不可。”我说：“乘战胜之余威，追剿残兵败将，不成什么问题。可是国事究竟怎么办，也得想一想啊！政府中断，中华无主，万一发生国际问题，那可怎么办？”杨问：“你看呢？”我说：“依我看，应先恢复曹锟的自由，让他维持一

下现状，过些日子请他辞职下台，召开国会，另行选举，大总统还不是权高望重有实力的人得之吗？”杨问：“这是你个人的想法呢，还是另有说词？”我说：“是我倡议的，王兰亭、靳翼青等都同意。”杨说：“既然如此，好吧，我可以把这个意思报告给雨帅。”你住几天吧。”

我在沈阳住下，就去找郭瀛洲，得知他前几次到北京，就是为了和冯玉祥联络共倒曹吴的。我问郭说：“敢情你在我家说是做买卖，就是干这个呀？”郭笑着说：“谁叫咱俩是朋友呢！当时哪儿有你那里保险呢。”我就问他：“你们是怎样接洽的？”郭就和我讲：“我们和冯玉祥的联系已经很久了，往返接洽不止一次，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在事情说得差不多了以后，被雨帅嘱咐出马的。通过张树声，我与冯玉祥会晤过两次，后来洽妥冯部与奉军采取一致行动，我们答应协助他军饷100万元。在战争起来后，冯玉祥到达滦平时，我给他送去沈阳世合公银行开出由北京兑取的支票100万元。隔了几天，他就回师北京，把你们的大总统拘禁起来，把吴小鬼吓跑了。”郭并说：“他会花钱买总统做，我们会花钱把他关起来。”郭说罢，哈哈地笑个不停。

隔了两天，杨宇霆告诉我：“雨帅今天晚上要见你，你等着，到时我来接你。”在见到张作霖时，我将来意述说了一番。张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早就给冯玉祥打了电报，让他好好保护三爷，不准伤害，况且三爷对他也是有恩的，他一定会照办。至于以后的事情，大家商量吧，我是不够格的。”我说：“曹三爷经过这番变动，他也厌烦了。只要给他赚赚面子，平安下台，他就很满意了。阁员们都和我一样想法，直方将领也没说的，只有冯玉祥不知道，我也不能跟他谈。”张说：“好吧，回去见到曹三爷替我安慰他几句。没什么，

别看打仗，我俩还是朋友。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以后在北京有事情，可以跟李景林、张学良他们联络。”

在我与张作霖会晤之后，隔一天我就回到北京，把赴奉晤张的经过，到延庆楼向曹报告了，曹很满意。隔了几天，郭瀛洲也来到北京。我向他说明回到北京见曹后的情形，我俩又商议了一番，郭欣然回奉复命。杨宇霆听到郭的报告后，还恐事情发生变动，又亲自带着他的太太来到北京，与我重新研究了一次。杨并着重地对我说，北京事由我负责，东北事由他自己负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四

在曹錕被囚后，段祺瑞就了临时执政，到11月27日，我被免职。在这一阶段，我一共到公府延庆楼去过七八次，冯所派的警卫官兵都对我很客气。有一次遇到蒋鸿遇，他对我说：

“王次长，这回吴小鬼倒了，把我们几年来憋的气都出了，咱们一块干吧。”我说：“好啊，咱们怎么干，我能干什么？你说吧。”他也没说出所以然来。

我被段祺瑞免职后，就在北京住住、天津玩玩。1925年夏初，我一因无所事事，二因李景林闹穷，要没收王毓芝、赵玉珂等的财产，就又到沈阳。张作霖曾请我吃饭，并对我说：“段芝老老气横秋，不纳忠言。孙中山先生政治头脑又那么高，他的主张恐怕行不通。听说他还要拿俄国人的办法来治中国，那咋行呢！”我说：“政治总是政治，说是说，做是做。老百姓只要能安定就好了，实在也应该安定了。”他说：“是呀。咱们作官的就应当说到哪做到哪，要对得起天，

对得起地，对得起老百姓。冯玉祥这小子说话没信用，一派奸诈，又想要直隶地盘了。”我说：“他说话没信用，做事有信用就行。”张说：“你又提这个啦，他那是冲着咱120万小洋钱，你当他真心跟我合作么？吴佩孚是败了，吴佩孚要是胜了，他还不是打我吗？”我沉默了一会说：“那么雨帅对国事怎么看法呢？”张说：“我是个军人大老粗，不懂什么政治，捧谁都行，反正我是不够格的。我跟曹三爷本来是至交，又是亲家，都是让吴佩孚这小子闹得失了和气。别看现在这样，远近心里分，我跟他还是青山不改呀。”

我回到北京不久，奉张与冯玉祥就起了政争。国民军同李景林动起干戈，始而李景林不支败退，继而直鲁军反攻，国民军又败，在天津周围打起拉锯战来。继之郭松龄反张，又是一场混战。郭败张胜，张作霖为了报复冯玉祥勾结郭松龄反奉之恨，乃以大军攻冯。冯不支，于1926年春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通电下野。鹿钟麟率部撤出北京，曹锟恢复了自由。

五

在冯部撤走、曹锟恢复自由的第一天，张学良就派人来找我，叫我同他们去见曹锟。第二天，我陪同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到了公府延庆楼。张学良见了曹锟就跪在地下磕头，并说：“三大爷，我给您老赔不是来了。我爸爸说对不起您，我们一定拥护您复位，大总统还是您的。”曹说：“瞎！不能干了，我德薄能鲜，以后国家大事要靠你们青年人了。”张学良接着就说：“我爸爸说了，您老尽管复位，做您的大总统，有他老在旁边站着，看谁敢说什么。”李景林、张宗昌也一齐